



· 世界伟人成长传记系列 ·

永恒的战士 切·格瓦拉传

张学谦 著

我不是“坏孩子”，我是潜力股。
请你读懂我！



名家推荐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成长文学作家曹文轩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中心 推荐

教育部语文教材编写组专家评为：五星级课外成长读物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永恒的战士

切·格瓦拉传

张学谦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的战士：切·格瓦拉传 / 张学谦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12

(可爱的“坏孩子”·世界伟人成长传记系列)

ISBN 978-7-5075-3908-0

I. ①永… II. ①张… III. ①格瓦拉
(1928~1967) — 传记 IV. ①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7227号

永恒的战士：切·格瓦拉传

著 者：张学谦

出版策划：李红强

责任编辑：张明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67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1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9

字 数：74 千字

彩 插：8 张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908-0

定 价：15.80 元



序

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8 - 1967),他是阿根廷人(出生地在阿根廷),又是古巴人(获得过古巴国籍,而且曾经担任古巴国家领导人)。不过,在他自己心中,那个被后世广泛叫作“切·格瓦拉”的人,还应该是刚果人(他曾经战斗在那里)、玻利维亚人(他死亡之地)。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美洲人、非洲人、欧洲人……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地球人”。因为,他属于世界上所有与贫穷、疾病、压迫坚持斗争的人,属于每一个有梦想、有追求而且勇于行动的人。

这个人,终身被哮喘病折磨着,但他的足迹却走过世界上数十个国家;他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但始终没有把自己仅仅当成一名医生,他愿为拉丁美洲任何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他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誉满天下,却又断然放弃拥有的一切,离开荣耀之地,继续为其他人、为别的国家战斗。

| 切·格瓦拉传 |

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也有人说,他就是一个疯子,不懂得审时度势,满脑子都是狂热的念头。事实上,对切·格瓦拉的父母来说,他是那个最让人操心头疼的孩子,又是那个最让人为之骄傲的孩子。

但是,不管怎样,一个为他人疾苦全身心付出而不求任何个人回报的人,无论何时,总会给人无限的遐想;无论何地,总会给人无穷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世界上有无数件短袖衫上曾经印着他的头像,有无数年轻人曾经把“我是切·格瓦拉”这句话放在胸前。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也许,他的传奇是从一次又一次长途旅行开始的;或者,他的传奇真的源于哮喘病(墨西哥人豪尔赫·G. 卡斯塔涅达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如果切·格瓦拉能够重生,他一定认为,遇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他一生最大的传奇,传奇真正开始的日子就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道被关进墨西哥的监狱里。他一定会说:“在那之前,我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在此之后,我是切·格瓦拉。”



目 录

引子：不是“我”，是“我们”	1
第一章 “爸爸，给我打一针吧”	7
第二章 “不别上把手枪我可不去”	17
第三章 “我，已经不是我了”	27
第四章 “一位美洲士兵从此出征了”	49
第五章 “切！切！切！”	64
第六章 “我知道我们就是未来”	86
第七章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98
尾声：“我们要让他们像切”	112
附录 切·格瓦拉年谱	116
作者手记	120

引子：不是“我”，是“我们”

1956年7月24日，墨西哥城米格尔·舒尔茨大街内政部拘留中心，已经关押一个多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释放出狱。现在，曾经关押在一起的二十几个人，就剩下两个人了：切·格瓦拉和卡利斯托·加西亚。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尤其是心情。从切·格瓦拉身上看不到任何悲伤的痕迹，28岁的他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尽管和以往一样，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但是，他的脸上充满着自信和坚定。

前几天，担任阿根廷驻古巴哈瓦那大使的叔叔想通过自己的关系让切获释，切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和好友菲德尔·卡斯特罗都认为那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切拒绝得很干脆：“决不！我被关进来是因为要与古巴人一起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因而，要出去，我就想要和古巴人一起出去！”

菲德尔·卡斯特罗离开监狱前，一名记者拍摄了一张菲德尔和切在一起的照片。照片是在室内拍摄的：六张单人床相对排列，菲德尔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西装革履，正在系领带，眼神专注，似乎是准备着出去以后马上发表演讲；切站在右边两张床位之间靠墙的位置，上身赤裸着，皮带松松垮垮的，双手背在身后，他的眼睛似乎是在躲避记者的镜头；凳子上凌乱地摆放着衣服，报纸随意地扔在床头。

这里就是菲德尔和切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吗？是的。只是，在记者拍摄之前，菲德尔和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菲德尔坚持着：“我不抛弃你。”无论多大的代价，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菲德尔也一定要把切从监狱里弄出去。切则坚持认为，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而牺牲革命，错过革命的有利时机，尤其是在当下。因为菲德尔说过：“1956年，我们要做自由人，否则就成为殉难者！”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几十位战士刚刚脱离牢狱之灾，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不过，争论归争论，切必须承认，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待朋友和手下人这种一贯的尊重、爱护，使他赢得了手下人狂热的忠诚、爱戴和拥护。

菲德尔走了。没有了辩论的对手，切与往常一样，仰面躺在床上，渐渐陷入沉思之中。

他突然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小毛”。小家伙马上就满半岁了，长着宽宽的额头，一张东方人的脸，就像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一样。她是切的第一个孩子，她还好吗？切有二十几天没有看到孩子了。坐在婴儿床床头心无杂念地看着小家

伙，那是切每次回到家里最享受的事情。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切突然开始强烈地思念母亲塞利亚·德拉塞尔纳。母亲的病痛好些了，乳腺癌已经远离母亲，但她老人家还是需要亲人的照顾啊，是谁在陪伴她呢？古巴人都亲切地叫着“切”，但事实上，母亲给他取的名字不是“切”，他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利亚·德拉塞尔纳的大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呢。“埃内斯托”是他的名，“格瓦拉”是父亲家族的姓氏，“德拉塞尔纳”是母亲家族的姓氏。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埃内斯托·格瓦拉是欧洲贵族的后代。

记得小时候，埃内斯托·格瓦拉总是欺负妹妹塞利亚和弟弟罗伯托，但对于小妹妹安娜·玛丽娅，他一直爱护有加。每一次哮喘发作的时候，如果小妹妹在身边，他的感觉就会轻松一些，背靠着小妹妹，他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哮喘似乎也会很快就会消失。自从大学毕业离开阿根廷以后，埃内斯托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此刻，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

对了，还有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这对好兄弟，一个是少年密友，一个是旅行伙伴，他们还在等着和埃内斯托团聚呀。“阿尔贝托，对不起了。”埃内斯托在心里说，“我本来打算和你一起在委内瑞拉的麻风病院工作，但现在，我不可能只是单纯地做一个医生了，如果是，也只能是革命医生。”

当然,在这电影回放似的沉思之中,曾经的埃内斯托、现在的切,思考得更多的是身边刚刚离开监狱的这群古巴人。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激情澎湃,说起话来口沫飞溅,但又沉静安详,内心波澜不惊;他们满怀理想,梦想着打回古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就这么几十号人马,听上去真像遥远的传说一样,但他们确实充满自信,而且坚决地付诸行动。在和古巴人一起接受军事训练的那些日子里,切·格瓦拉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意志的坚强和身体的强健,始终如影随形的哮喘竟然没有发作过。他非常欣慰的是古巴人对这个外国人的认同。大家同吃同住,共同训练,一起思考,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这一切使切和古巴人之间建立起亲如兄弟般的感情,使切第一次全身心地融入到古巴人战斗团队里,成为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

这些年,在被古巴人叫做“切”之前,那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人四处游荡,看似有着明确的目的,比如去委内瑞拉和阿尔贝托一起当医生,但脑子里其实只有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走遍了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看过土著人一幕又一幕的生活悲情剧,感受过一次又一次动乱里的斗争,有过参与的热情,但更多是充当旁观者,算是隔岸观火,更像隔靴搔痒,有着无穷的力量却不知道怎样发挥,明明看得见痛处却无处下手。就像刚刚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织时那样,切总想着离开,他告诉菲德尔:“如果革命能够胜利的话,在革命胜利后,请恢复我本人作为革命者的自由。”不过,说这话的时

候，切的想法和正式加入古巴革命团队之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切自己常常说：“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避我所讨厌的一切。”现在，切决心把自己献给革命，哪里有斗争，他就准备去哪里。

就在9天以前，切在监狱里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切兴奋地写道：“在这段岁月里，我发现一个我一度认为愚蠢，或者至少是奇怪的字眼，开始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战斗团队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概念彻底消失，让位于‘我们’。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夸大其辞，但事实上，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激荡，确实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一种美好的体验。”切告诉母亲，“经历过在监狱和前段时间训练的日子，我开始完全认同这些革命同志，能够有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不是“我”，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这种全新的自我定位之下，切想到死亡的时候，不再有一丁点儿忧伤。在信中，他对母亲说，“我不再将死亡看作是理想的夭折，就像您不知道的一位诗人说的那样，‘我带进坟墓的，只会是未完之歌的梦魇’。”

双手交叉压在头下，切就这样平躺着，沉思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看上去，他睡着了。睡梦中，切的脑海并没有真正沉寂下来，那些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画面，总在晃来晃去，像影子一样虚幻，却又清晰可见；瞪大眼睛试图多看几眼，却又在刹那间不见踪影。

多年以后，1960年8月20日，切作为古巴的国家领导

人,在面向哈瓦那医学院学生演讲时,他回忆往事,这样总结:“那时,我和我们每一位一样,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的孩子。”

阅读思考

- ① 被关在监狱里的格瓦拉本来是可以的关系获释的,但他却拒绝这样做,为什么?
- ② 格瓦拉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我’的概念彻底消失,让位于‘我们’”,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说明了什么?

第一章 “爸爸，给我打一针吧”

1928年6月，埃内斯托·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沿河大道480号。但是，他真正的故乡在科尔瓦多市西南40公里的上格拉西亚，从1931年秋天到1943年暑假，埃内斯托一直与家人一起住在那里。定居的唯一原因就是埃内斯托的哮喘：在上格拉西亚，埃内斯托被干燥、新鲜、纯净、清爽的空气呵护着。

两岁那年，经医生确诊，埃内斯托患上了哮喘。从那时开始直到生命终结，哮喘始终捆绑着埃内斯托飞翔的翅膀。

每次哮喘发作的时候，埃内斯托就被咳嗽、喘息折磨着，感觉自己的气息不够用了，一口气接一口气地呼吸，伴随着不间断的哮喘声，觉得自己的胸膛被魔鬼死死地抱着，闷得发慌。在那一刻，埃内斯托总以为自己就要死了，要么无助地看着身边的小伙伴，要么静静地呆坐在家里。

在不知不觉中，哮喘病所造成的痛苦，让埃内斯托把自己与身边事物脱离开来。他是那么与众不同，又是那么与环境格格不入，他需要被保护，或者说强烈地需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与哮喘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变得异常乖巧、听话。那一刻，他是世界上最懂事的孩子。

埃内斯托的母亲曾经有过哮喘病史，她对大儿子的疼爱使她下定决心：埃内斯托必须像普通小孩子那样生活。

最初的那几年，寻医问药是父母亲日常生活的重点，尽可能让儿子与外界隔绝成为父母日常关注的焦点。

无论多么难闻难找的药，他们都试图获取过；无论多难采取的措施，他们都尽量尝试过。不管是正规医院，还是江湖游医，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尽全力争取。他们记得那只冤死的猫：听说把猫放在身边可以防止哮喘发作，于是，在埃内斯托睡觉的时候，他们也把猫放在他旁边。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那只猫死了。也不知道是被压死的，还是窒息而死的。

哮喘是一种典型的身心疾病，精神紧张、情绪波动都可能独立致病，同时，运动或者灰尘、潮湿的空气也能导致哮喘发作。因而，焦灼不安的父母亲小心翼翼地防范着身边的一切：房间里不能出现扬尘，床上用品随时更换，花园里不能有狗出现，永远不准埃内斯托吃那些可能引发哮喘的食物等等。每次哮喘发作的时候，埃内斯托都会严格遵守父母的规定。但是，一旦哮喘平息，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比如吃的，只要哮喘不发作，他就可以一下子吃下一大堆东西。

渐渐地，父母亲发现，埃内斯托的哮喘病没有固定的发

作模式,他们只能想办法控制。天长日久,父母亲开始为了儿子的疾病不断争吵。父亲总想着要约束住自己的儿子,为儿子的病痛担惊受怕。母亲呢,却再也不想约束他了,她希望儿子能够走出去和普通小孩一起玩耍、一起成长,希望儿子能够独立地克服哮喘带来的影响。既然上格拉西亚能够稳定埃内斯托的哮喘症状,母亲毅然决定定居在那里。

从此,埃内斯托有了相对固定的天地,但他的父亲却因此而捆住了自己发展的手脚:为了儿子的健康,父亲不能再回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小镇里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父亲觉得自己躁动不安,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因此而每况愈下。

上格拉西亚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温泉小镇,坐落在奇卡山的山脚下,有着几千人口。在这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埃内斯托呢,他慢慢地成长着,开始一点一点地显现出自己的性格特征:这是一个既固执又自律的孩子,总喜欢当孩子王,领导着一群孩子,又充满着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和竞争精神。

父亲和母亲都如饥似渴地热爱体育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喜欢田野和山川河流。他们对运动的爱好影响了自己的儿子:埃内斯托在哮喘平息的时候,总是那么迫不及待地往外跑,也许是在家里憋屈得太久,也许是想考验自己身体的极限,他总是尽可能地跑得最快、玩得最疯狂。

父母亲明白,埃内斯托要想体验运动的乐趣,享受清新自由的空气,他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养成坚强的意志力。而且,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让埃内斯托像普通孩子一样。

为此,母亲游泳的时候,埃内斯托时刻紧紧地跟在后面;父亲骑马的时候,坐在身后的总是埃内斯托。只要有时间,一家人就会去小河里划船,翻越小镇周围的每一座山峰,或者,在自家院子里进行着各种游戏。

就这样,埃内斯托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运动中,踢足球、打乒乓球、骑马、游泳, he 可以和比自己大几岁的孩子一比高下。只是,哮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经常地,在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剧烈运动之后,他就会跑到父亲身边,气喘吁吁地说:“爸爸,给我打一针吧!”小小的他知道,注射肾上腺素能够让他很快就和伙伴们一样了,而且,跑得更快。有时,正在玩乐中的埃内斯托会由于呼吸困难而突然倒下,小伙伴们只能拖着把他弄回家,但是,第二天,只要哮喘没有继续发作,他又会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小伙伴面前。

由于哮喘的影响,埃内斯托没能像其他小伙伴一样正常上学。他最初的学习是和母亲一道进行的:母亲教他一个一



个地认识字母,朗读各种书籍给他听,他和母亲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母子感情,进而培养起浓厚的求知欲望。

1937年3月,埃内斯托一家在上格拉西亚第三次搬家。这次,这个没落贵族家庭因租房合同到期从尼迪亚搬到了恰莱特德富恩特斯。此前,他们在“岩洞”旅馆住了一段时间,又在齐齐塔住了两年。

现在,埃内斯托必须上学了。得力于母亲教育的基础,埃内斯托已经会读会写,因此,他跳过了小学一年级,直接读小学二年级。不过,在小学的几年里,由于身体疾病的原因,他只有两年时间是正规上学。四到六年级的时候,他只有在身体吃得消的时候才去学校,其余时间,都是由弟弟妹妹把作业抄写回来,他在家里自学。

正是得益于这一点,埃内斯托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伙伴们在一起。

上格拉西亚周围有着丰富的矿山,比如钨矿、云母矿,另外还有大理石、石灰石,矿工的孩子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小镇周围有不少农田,农民的孩子也有着丰富的时间,于是,矿工和农民的孩子成为埃内斯托最好的伙伴。加上学校里的同学,埃内斯托的校内校外生活由此而显得五光十色。

穷苦人家的孩子似乎天生具有冒险精神,埃内斯托又有着突出的探索欲望,他们最乐于寻找新鲜事物。

有一次,埃内斯托带着这帮矿工和农民的孩子,摸索着爬进一座废弃的矿井通道,一步一步试探着往里走。尽管他们万分小心,但依然碰得头破血流。不过,他们随后宣称,这